

错误分析理论视角下初二写作中 动词误用研究

胡晓¹, 冯珊²

¹重庆三峡学院外国语学院, 重庆

²重庆市万州第二高级中学, 重庆

收稿日期: 2026年2月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3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3月25日

摘要

本研究基于错误分析理论, 以重庆市万州及周边三所不同层次中学初二年级共150篇课堂限时命题作文为研究对象, 系统探讨初二学生英语写作中动词误用的类型特征、成因机制及教学启示。研究采用语料标注、量化统计与对比分析方法, 发现: 动词误用占语法错误总量的56.8%, 核心表现为形态标记遗漏和时态误选。成因呈现“双轨驱动”: 汉语孤立语特征引发语际迁移, 导致系统性形态省略; 语内规则过度泛化(如规则动词-ed向不规则形式扩展)主导误加错误, 而教材输入偏差(如非谓语动词训练不足)进一步强化复杂结构误用。研究通过增设“不限时修改任务”区分“偏误”与“失误”, 确认核心错误源于规则内化不全。研究揭示该学段学习者“形态敏感度低”与“规则内化不完善”的中介语特征, 据此提出融合构式语法理念的基于英汉对比的显性教学、分层纠错反馈等优化策略, 为初中英语动词教学与写作测评提供实证依据。

关键词

错误分析理论, 动词误用, 英语写作, 构式语法, 语料库驱动教学

A Study on Verb Misuses in English Writing of Second-Yea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rror Analysis Theory

Xiao Hu¹, Shan Feng²

¹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Chongqing

²Wanzhou No. 2 High School, Chongqing

Received: February 2, 2026; accepted: March 13, 2026; published: March 25, 2026

Abstract

Based on Error Analysis theory,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typological features, causative mechanisms, and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of verb misuse in English writing among eighth-grade students, utilizing a corpus of 150 timed in-class essays from four middle schools of varying proficiency levels in and around Wanzhou, Chongqing. Through corpus annotati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method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verb misuse accounts for 56.8% of grammatical errors, primarily manifesting as morphological marker omissions and tense selection errors. Causation demonstrates a “dual-track mechanism”: Interlingual transfer driven by Chinese’s isolating language features leads to systematic morphological omissions, while intralingual overgeneralization (e.g., extending regular verb-ed to irregular forms) dominates overextension errors. Biased textbook input (e.g., inadequate non-finite verb training) further compounds complex structure misuse. A follow-up untimed revision task was implemented to distinguish systematic “errors” from casual “mistakes”, confirming that the core issues stem from incomplete rule internalization. The study uncovers learners’ interlanguage features of low morphological sensitivity and incomplete rule internalization at this developmental stage. Consequently, it proposes optimized strategies including contrastive English-Chinese explicit instruction informed by Construction Grammar perspectives and tiered corrective feedback, providing 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verb pedagogy and writing assessment in junior secondary English education.

Keywords

Error Analysis Theory, Verb Misuse, English Writing, Construction Grammar, Corpus-Driven Pedago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初二阶段是中学生英语能力发展的关键过渡期, 写作作为语言输出的核心技能, 集中暴露了学习者的语法薄弱环节。国内外研究指出, 动词误用是初中生英语写作中最突出的语法错误类型, 占比高达语法错误总量的 60%以上[1] [2]。这一现象源于动词在英语语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其形态变化承担时态、语态、主谓一致等核心语法功能, 而汉语作为孤立语缺乏对应的形态标记[3]。初二学生正处于从基础句型向复杂句式过渡的阶段, 对动词时态、主谓一致、非谓语动词等复杂规则的习得存在系统性困难[4]。这种困难在写作任务中尤为显著 - 限时表达压力下, 母语负迁移和语内泛化进一步加剧了动词误用的频率[5]。因此, 聚焦初二写作中的动词误用问题, 对揭示中介语发展规律和优化教学干预具有迫切意义。近年来, 构式语法[6]和基于用法的理论[7]为理解语言习得, 包括动词结构的习得, 提供了新的视角, 强调形式和功能的配对以及频率效应在习得中的作用, 为本研究分析动词误用提供了更丰富的理论工具。

1.2. 研究意义

理论层面, 本研究以错误分析理论为框架, 通过系统考察初二学生写作语料中动词误用的类型分布

与成因机制,可深化对特定学段学习者中介语发展特征的认识。Corder 强调,错误是理解二语习得认知过程的“窗口”[5],而现有研究多泛化讨论各学段语法错误,缺乏对初二这一关键期动词习得瓶颈的深度剖析[8]。本研究通过结合 Dulay, Burt & Krashen 的表层策略分类法[1],可揭示规则泛化与母语迁移在动词习得中的动态交互作用,为错误分析理论在特定语言项目(动词子系统)和特定技能(写作)中的应用提供实证补充。同时,尝试融入构式语法视角,将动词误用置于更大的“形式-功能”构式网络中考察,有助于更动态地理解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

实践层面,研究结论可为初中英语教学提供精准化指导。一方面,通过量化高频错误类型(如三单-s 遗漏、不规则过去式泛化),定位教学难点,设计针对性训练(如对比英汉时态差异的显性教学);另一方面,基于错误成因提出分级反馈策略(如对系统性偏误采用显性纠正+规则讲解,对局部错误采用重述引导),可优化写作批改效能[9]。最终服务于《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提出的“形式-意义-使用”三维语法能力目标[10]。本研究提出的语料库驱动教学启示,也为一线教师利用真实学生语料进行反拨教学提供了可行路径。

1.3. 研究目的与问题

本研究以错误分析理论(Error Analysis)为指导,旨在系统探究初二学生英语写作中动词误用的类型特征、分布规律及深层成因。并尝试结合构式语法等新近理论视角,对错误机制进行更深层解读。通过对多校初二学生写作语料的标注与统计,尝试揭示该学段学习者在动词子系统(如时态、语态、主谓一致、非谓语动词等)习得过程中的中介语发展特点,尤其关注母语迁移(L1 Transfer)与语内泛化(Intralingual Generalization)的交互作用[3][8]。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 Q1: 初二学生写作中最常见的动词误用类型有哪些? 频率如何?
- Q2: 导致这些动词误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 Q3: 如何基于错误分析理论改进初中英语动词教学与写作反馈?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动词习得相关研究综述

动词作为英语语法系统的核心载体,其习得过程集中反映了二语学习者的中介语发展特征。国内外研究普遍证实,时态、语态、主谓一致及非谓语动词是中学生动词习得的共性难点,但现有成果在学段聚焦、技能关联及理论整合层面仍存明显缺口。

1. 国际研究: 侧重形态习得顺序与迁移机制

早期实证研究通过大规模语料分析,揭示了二语动词形态的习得序列。Dulay & Burt 基于“双语法测量”(Bilingual Syntax Measure)发现,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儿童习得动词-ing 形式的准确率显著高于过去式-ed 与三单-s,表明形态复杂性(如不规则动词变化)和语义透明度(如进行时的视觉可感性)共同影响习得效率[11]。这一发现被后续研究拓展至青少年学习者:Larsen-Freeman 的纵向追踪表明,中学生对一般过去时的掌握滞后于现在进行时,且规则泛化错误(如 goed)在写作中呈现高发性(错误率约 38%),印证了语内迁移的主导作用。在迁移解释层面,Odlin 对比斯拉夫语与英语学习者的被动语态习得,指出母语形态丰富度是预测语际迁移强度的关键变量[12]—这对汉语(孤立语)背景下的英语动词习得具有启示意义:汉语缺乏时态与一致关系标记,可能导致中国学习者在英语写作中系统性省略屈折词素(如 He play basketball yesterday) [3]。近年的构式语法研究进一步指出,动词习得与其所处的论元结构构式密切相关,高频输入和“形式-功能”映射的明晰度是关键影响因素,这为理解中国学习者动词误用提供了新的分析维度[6][13]。

2. 国内研究：聚焦中国学生特异性错误

针对中国学习者的动词习得研究,多结合英汉类型差异剖析错误根源。蔡金亭的过渡语语料库(CLEC)分析指出,中学生写作中时态错误(占动词错误总量的 52.7%)和主谓一致错误(占 31.3%)最为突出,且初二阶段是错误高发的“关键期”,源于学生正从公式化语言(formulaic speech)向规则分析阶段过渡,对形态变化的监控能力较弱[4]。王立非进一步验证了母语迁移的深层影响:汉语“体突显”特性使学生在在使用英语完成时(have/has done)时,倾向于添加显性时间状语(如 yesterday)替代形态标记(I have seen the movie yesterday),形成“现在完成时 + 过去时间”的典型误选[14]。在非谓动词领域,高彩凤基于 120 篇高中生作文的对比实验发现,动名词误用为不定式(如 enjoy to swim)的错误率高达 67%,其成因除教材训练不足外,更源于汉语“连动式”结构(如“喜欢游泳”)对英语及物动词补语结构的负迁移[15]。近期,语料库驱动的研究方法逐渐应用于中学英语教学,梁茂成通过对比学习者语料与标准语料,能更精准地定位动词搭配和结构使用的偏误,为本研究的方法论提供了借鉴[16]。

3. 研究缺口与本研究的定位

尽管上述成果为动词习得提供了丰富实证参照,仍存在三方面局限:

(1) 学段针对性不足:多数研究泛化讨论“中学生”群体(如初一至高三混合抽样),未能揭示初二这一关键过渡期的动词习得动态[2];

(2) 技能聚焦偏差:现有文献多基于语法测试或翻译任务,缺乏对写作语境的专项考察(如限时写作压力对动词形式准确性的影响)[9];

(3) 理论整合薄弱:针对动词错误的归因分析,尚未系统结合错误分析的表层策略分类(如遗漏/误加/误选/错序)与迁移机制解释[17],也较少融入构式语法等新近理论视角,对错误进行更深层的认知解读。

本研究以错误分析理论为统一框架,并尝试引入构式语法视角作为补充,通过多校初二学生写作语料的专项分析,尝试对“初二写作动词误用”这一领域进行初步探索,以丰富相关研究,量化表层错误类型分布;在语料实例中验证英汉类型差异引发的迁移路径;提出适配初二学情的动词教学启示。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聚焦重庆市万州中学及周边三所不同层次中学(分别标记为 A 校[区重点]、B 校[普通中学]、C 校[乡镇中学])初二年级共四个平行班级,共 150 名学生(男女比例接近 1:1,平均年龄 13.7 ± 0.5 岁)。选择初二学段的核心依据在于其处于初中英语学习的关键过渡期:学生已掌握基础动词形态(如一般现在时、现在进行时),正接触复杂结构(如被动语态、现在完成时),其写作错误能集中反映中介语系统的动态发展特征。研究对象的英语水平依据 2025 年 4 月四校联考成绩确定:各校样本班级平均分分别为 85.2 分(A 校)、78.9 分(B 校)、72.4 分(C 校),覆盖了高、中、低三个水平层次。为控制教学变量干扰,四校均使用人教版《Go for it!》八年级下册教材,教学进度基本一致。所有语料匿名化处理(编号 S01~S150),充分保障学生权益。

3.2. 研究语料

研究语料来源于 2024 年 3 月至 5 月统一组织的三次课堂限时命题作文,题目设计覆盖叙事、事件描述及说明三类体裁,旨在系统激活目标动词结构:

题目一《My Last Weekend》要求描述至少三项周末活动,强制使用一般过去时(含规则/不规则动词变化);

题目二《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聚焦经历叙述, 诱发现在完成时(have/has done)与被动语态(was given):

题目三《How I Learn English》为说明文, 要求主谓一致(如三单主语 She often reads)及非谓语动词(如 practise speaking)。

每篇作文限时 25 分钟, 长度不少于 100 词, 学生独立完成且禁用辅助工具, 以模拟真实写作压力环境。四校共收集作文 450 篇(每生三篇), 经有效性筛选后保留 150 篇(每校约 37~38 篇)作为核心分析语料。筛选标准包括: 作文内容完整、动词使用场景丰富、非机械性誊写错误。有效语料中, 过去时叙事类作文占比 62%, 现在时说明类占比 38%, 平均词数 115 词, 涵盖一般现在时、一般过去时、现在完成时及含情态动词的复合结构等动词使用场景, 能够全面反映不同层次学校初二学生写作中动词形式的实际应用状况。

3.3. 研究方法步骤

本研究基于错误分析理论框架, 采用简化语料分析法结合“偏误-失误”甄别任务的混合研究路径, 旨在系统考察初二学生写作中动词误用的类型与成因。研究方法的设计兼顾学术严谨性与操作可行性, 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1. 语料收集与规范化处理

研究语料取自四校初二年级 150 篇有效命题作文, 所有文本均为课堂限时写作成果, 未经过后修改或教师预指导, 以确保偏误的自然生成状态。语料收集后首先进行匿名化处理(编号 S01~S150), 并统一转换为电子文档, 建立标准化文本数据库。数据库构建遵循错误分析理论的语料采集规范, 重点保留动词使用的上下文语境, 为后续偏误识别提供完整语义背景。

2. 偏误识别与分类框架

基于 Dulay, Burt & Krashen 的表层策略分类理论, 研究对动词误用进行系统性识别与归类。操作层面采用简化标注模式: 直接在电子文档中以不同颜色批注标记错误类型(红色标注时态错误、蓝色标注主谓一致错误等)。分类标准聚焦四大核心维度——遗漏(如过去式 ed 标记缺失)、误加(如助动词后动词加 s)、误选(如现在完成时与一般过去时混淆)、错序(如情态动词与实义动词位置颠倒), 并对每类错误附加简要文字说明(如“时态误选: 现在完成时误用”), 确保分类过程的可追溯性。为保障标注信度, 邀请另一位具有英语语言学硕士学位的评分员对随机抽取的 30%语料(45 篇)进行独立标注。计算两名评分员间 Cohen's Kappa 系数为 0.87, 表明分类一致性佳。

3. “偏误”与“失误”甄别程序

为区分因粗心导致的“失误”和因知识欠缺导致的“偏误”, 在收集限时作文一周后, 从每校各随机选取 10 名学生(共 40 名), 要求他们在一个无时间压力的环境下, 重新审视并修改自己作文中所有被标记为动词错误的地方(仅标出错误处, 不给出正确形式)。修改后仍存在的错误被判定为“偏误”(反映知识问题), 而得以纠正的错误则被视为“失误”(反映监控或熟练度问题)。此步骤有助于使后续成因分析及教学建议更具针对性。

4. 量化统计与可视化分析

采用 Excel 和 SPSS 26.0 软件对语料库进行数据处理: 首先建立错误统计矩阵, 逐篇记录动词误用总数、各类错误频次及占比; 其次计算整体样本的错误密度(平均每篇误用次数)与类型分布特征。为直观呈现研究发现, 运用 Excel 生成柱状图与饼图, 重点展示高频错误类型的排序及各维度错误的比例关系, 数据可视化结果将在第四章详细呈现。

5. 基于语料的错误溯因分析

为探究动词误用成因(Q2), 本研究专注于深度分析现有写作语料本身, 并紧密依托错误分析理论

(Corder, 1974)和英汉语言类型差异理论[4],同时参考构式语法关于形式-功能映射的观点[6]。具体操作为:在识别和分类错误类型的同时及之后,结合错误所在句子的具体语境进行直接观察和分析;重点通过对比分析挖掘内部证据,观察同一学生在不同语境下对同一动词形式的正确与错误使用,以此推断时态标记缺失是否受母语(无时态标记)影响或特定语境(过去时间)压力影响。对比不同英语水平学生在相同动词结构上的表现差异,为规则内化程度或迁移强度提供证据。分析高频错误类型的集中分布模式,直接指向规则泛化(语内迁移)的主导作用。结合“偏误-失误”甄别结果,将分析重点放在确认为“偏误”的实例上。

基于上述语境分析和内部对比的发现,结合文献中已确立的英汉差异(如汉语无时态屈折变化、无语态标记、无主谓一致要求)和常见习得机制(如过度泛化),以及构式语法视角下对动词构式习得难度的解读,对各类高频动词误用的主要成因(语际迁移 vs 语内迁移)进行归纳性推断。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初二学生写作中动词误用的总体分布

本研究对 150 篇有效作文进行全面语法错误标注(见图 1),结果显示:动词误用占有所有语法错误的 56.8% ($n = 423$),显著高于名词错误(19.1%)、介词错误(13.5%)及其他类型错误(10.6%)。这一数据印证了动词作为英语语法核心要素的习得难度,也表明初二阶段动词形式的准确性是写作教学的关键痛点。从语料实例看,动词误用的高频性体现在各类文本场景中,如叙事类作文(“My Last Weekend”)中过去时标记缺失现象普遍,说明时态一致性问题已成为制约写作准确性的主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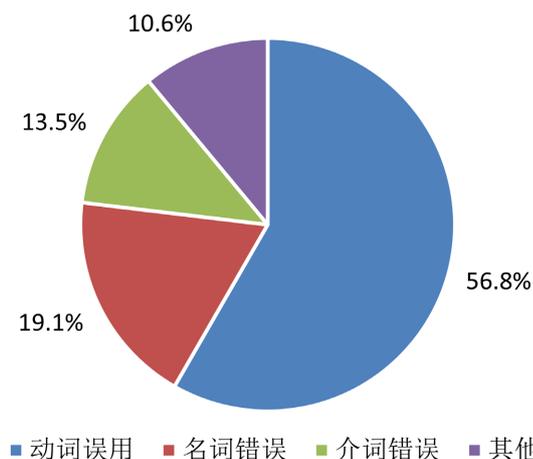


Figure 1. Proportion of verb misuses in total grammatical errors

图 1. 动词误用在语法错误中的占比饼图

150 篇作文中动词误用总频次为 512 次,平均每篇作文出现 3.41 次动词错误,错误密度(错误次数/100 词)为 1.97 次/100 词。数据分布呈现明显的个体及校际差异:A 校(高水平)学生平均每篇动词错误 1.8 次,B 校(中等水平)3.5 次,C 校(低水平)5.1 次,组间差异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呈现显著性($p < 0.01$)。典型案例如 C 校学生 S127 的作文《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118 词)中出现 9 次动词误用,包括 5 次时态错误、2 次主谓一致错误及 2 次非谓语动词误用,错误类型的多样性与密集度反映出低水平学习者动词系统的不稳定性。

4.2. 动词错误主要类型和频率分布

基于对 150 篇有效作文(总词量 17250 词)的系统性标注与分析,本研究严格遵循 Dulay, Burt & Krashen

的表层策略分类法, 共识别出动词误用实例 512 例。分析结果清晰地揭示了初二学生在英语写作中动词误用的主要类型及其分布特征, 为理解该阶段中介语动词系统的习得难点提供了实证依据。

1. 基于表层策略分类的分布

研究将 512 例动词误用按四大核心类型进行分类统计(详见图 2), 其分布频率呈现出显著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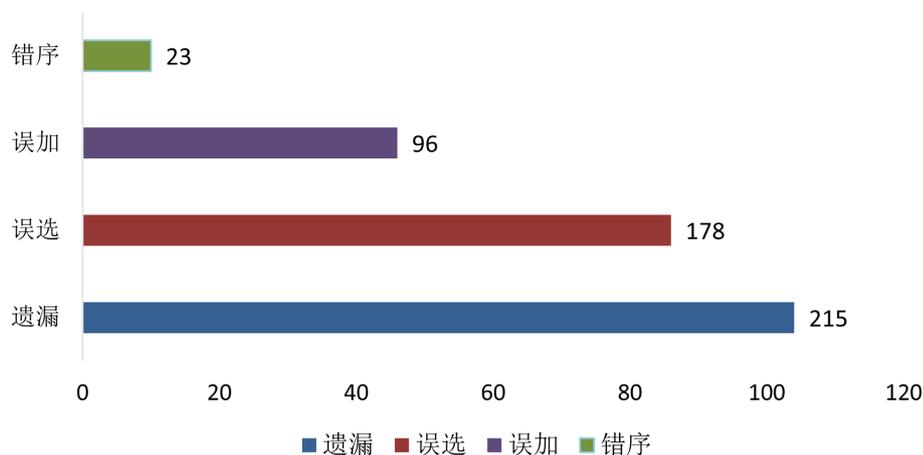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verb misuse types by surface strategy taxonomy

图 2. 动词误用类型分布条状图

图 2 以条形图呈现 512 例动词误用按遗漏、误选、误加、错序四大核心类型的分布: 其中遗漏(215 例)占比最高(42.0%), 误选(178 例)次之(34.8%), 误加(96 例)居后(18.8%), 错序(23 例)最少(4.5%), 四类错误的频率呈现显著梯度差异。

遗漏(Omission, OMI)表现为必要动词形态标记的缺失(Dulay *et al.*, 1982), 占比最高, 达 42.0% (n = 215), 典型案例见表 1。

此类错误的高发性直接印证了汉语作为孤立语缺乏形态屈折变化对英语习得产生的强烈负迁移效应。

误选(Misselection, SEL)占比 34.8% (n = 178), 位居第二。此类错误涉及在特定语境下选择了错误的动词形式(主要是时态、语态或非谓语形式)。典型案例见表 2。

Table 1. Typical cases of omission errors

表 1. 遗漏典型案例

遗漏类型	典型案例(来自语料)
第三人称单数-s 遗漏	S12: He play (plays) basketball every day. S35: She go (goes) to school by bus.
规则动词过去式-ed 遗漏	S08: Yesterday I watch (watched) a movie. S22: They visit (Visited) the museum last week.
助动词缺失(如进行时、完成时)	S17: I playing (am playing) football now. S29: He finished (has finished) his homework.

Table 2. Typical cases of misselection errors

表 2. 误选典型案例

误选类型	典型案例(来自语料)
时态混淆	S05: I have seen him yesterday. (现在完成时误用于明确过去时间点) S31: She g He is went home early. (误将过去式用于进行时结构)

续表

语态误选	S19: The book gave me by my teacher (was given to me) S38: English is speak in many countries. (Is spoken)
非谓语动词误选	S14: I enjoy to swim. (应为 swimming) S27: He wants going home now. (应为 to go)

误选错误的高频出现, 特别是时态混淆, 反映了学习者对英语不同时态、语态及非谓语结构的语义功能和适用条件掌握不足, 存在规则的内化不全或过度泛化现象。从构式语法角度看, 这也反映了学习者未能完全掌握特定动词(如 enjoy)与其补语构式(V + ing)之间的固化配对关系。

误加(Addition, ADD): 占比 18.8% (n = 96)。此类错误表现为冗余添加了不应出现的动词形态标记。典型案例见表 3。

Table 3. Typical cases of addition errors

表 3. 误加典型案例

误加类型	典型案例(来自语料)
助动词后实义动词误加	S11: She didn't went home. (应为 didn't go) S33: He doesn't plays games. (应为 doesn't play)
规则动词过去式-ed 向不规则动词泛化	S07: He goed to school. (应为 went) S25: I eated an apple. (应为 ate)
冗余添加助动词或情态动词	S02: He is like swimming. (表达一般喜好, 应为 likes) S40: They can speaks English. (应为 can speak)

误加错误清晰地体现了目标语规则(如过去式-ed 规则、三单-s 规则)的过度泛化, 是语内迁移的典型表现。

错序(Misordering, ORD): 占比最低, 为 4.5% (n = 23)。此类错误涉及动词相关成分(主要是助动词、情态动词、副词)的位置错误。典型案例见表 4。

Table 4. Typical cases of misordering errors

表 4. 错序典型案例

错序类型	典型案例(来自语料)
副词位置干扰	S16: He always is late. (应为 is always late) S28: I often have go to the library. (应为 often go)
疑问句语序错误	S09: How you learn English? (应为 How do you learn English?)

错序错误相对较少, 但其发生往往可归因于汉语语序规则的负迁移或对英语疑问句结构掌握不牢。

2. 高频具体错误点

在四大类框架下, 进一步聚焦具体的、高频的动词误用点, 对于教学干预更具针对性。本研究识别出的前五位高频具体错误点如下(表 5)。

表 5 数据显示, 初二学生写作中动词误用呈现显著的集中化趋势与规则化特征。前两位错误(过去时形态缺失与三单-s 遗漏)占总错误的 50.7%, 凸显因汉语无强制性形态标记引发的英汉类型差异系统性迁移效应; “规则动词-ed 向不规则形式泛化” 占误加类错误的 67.7%, 印证 Dulay & Burt (1974)提出的语内迁移中“规则优先于例外”的习得规律; 且高频错误集中于时态系统(前 3 位累计占比 67.7%)及非谓语

结构(第5位占非谓语误用的约80%),为优化教材编排与课堂训练提供了精准的教学干预方向。

Table 5. Distribution of high-frequency specific verb errors in eighth-grade students' writing (N = 512)

表 5. 初二学生写作中动词高频具体错误点分布(N = 512)

排序	具体错误点描述	频次(n)	占比(%)	典型示例(来自语料)	所属大类
1	一般过去时形态缺失(规则/不规则)	141	27.5%	S18: play football yesterday.	遗漏(OMI)
2	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s 遗漏	119	23.2%	S03: She like reading books.	遗漏(OMI)
3	现在完成时与一般过去时混淆(误选)	87	17.0%	S05: I have visited Beijing last year.	误选(SEL)
4	规则动词过去式-ed 向不规则动词泛化	65	12.7%	S07: He goed home early.	误加(ADD)
5	非谓语动词形式误选(动名/不定)	56	10.9%	S14: They enjoy to swim.	误选(SEL)

4.3. 总体特征分析

综上,初二学生英语写作中动词误用的分布呈现出以下核心特征:

形态标记遗漏主导: 遗漏类错误(OMI, 42.0%)是首要问题,尤其是过去时态标记(规则-ed 和不规则变化)和第三人称单数-s 的缺失最为普遍,合计占有所有动词错误的 50.7% (n = 260),这强烈指向汉语缺乏显性时态和人称/数一致标记这一类型学差异引发的系统性负迁移。

规则泛化现象显著: 误加类错误(ADD, 18.8%)主要体现为将规则动词的过去式-ed 错误地应用于不规则动词(goed, eated),以及在三单或否定结构中冗余添加形态(doesn't plays, didn't went),这是目标语内部规则过度泛化(语内迁移)的典型证据。

时态系统是核心难点: 无论是遗漏(过去时缺失)还是误选(完成时与过去时混淆),时态相关的错误占据了绝大多数。结合表 5,仅排名前两位的过去时缺失和三单-s 遗漏(均属时态范畴)就占总错误的 50.7%,加上第三位的时态混淆(17.0%),时态问题总计占比高达 67.7% (n = 347),凸显了初二阶段时态习得的巨大挑战。

非谓语动词与语态是次重点: 非谓语动词误选(如 enjoy to do)和语态误用(主动/被动混淆)虽然绝对频次低于核心时态错误,但仍是重要的错误类型(合计占比约 18%),反映了对复杂动词结构掌握的不足。“偏误-失误”甄别结果显示,非谓语误选中约 85%被确认为“偏误”,说明这是学生知识体系的薄弱点。

错序问题相对次要: 语序错误(ORD)占比最低(4.5%),表明基本的英语 SVO 语序结构已基本建立,但副词位置和疑问句语序仍需关注。

此分布特征清晰地描绘了初二学生中介语动词系统的核心弱点:对英语动词形态(特别是时态标记)的敏感度不足和规则内化不完善,母语迁移(形态缺失)和语内迁移(规则泛化)是驱动这些错误的主要机制。这为后续的成因深入分析和教学启示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4.4. 动词误用的主要成因分析

基于 512 例动词误用语料的系统溯因及“偏误-失误”甄别结果,本研究结合[5]的偏误解释模型与英汉语言类型差异理论[4],并借鉴构式语法对习得难度的解释[6],发现初二学生写作中动词误用的成因可归纳为三类核心机制:语际迁移(母语负迁移)、语内迁移(规则泛化/简化)及教学诱导因素,三者交互作用共同塑造了中介语动词系统的阶段性特征。

1. 语际迁移(Interlingual Transfer): 汉语类型特征的系统性影响

Corder 指出语际迁移是指学习者在习得目的语时,会受到来自母语的干扰。曹静,项蕴华指出对于中国英语学习者来说,当他们感觉难以用已有的英语知识准确表达自己时,他们往往会将想要表达的汉

语意思直译为英语[18]。汉语作为孤立语缺乏形态屈折,其语法功能主要依赖语序和语境实现,而英语动词的时态、语态、主谓一致等范畴均需显性形态标记。这一根本差异导致学习者产生系统性省略倾向。

时态与一致标记遗漏(OMI, 42.0%): 语料中 141 例过去时形态缺失和 119 例三单-s 遗漏,直接对应汉语无时态屈折、无视人称/数标记的类型特征。学生在限时写作压力下,母语思维模式被激活,优先提取语义核心(动词原形),忽略目标语形式标记。

被动语态结构回避: 汉语被动式常用“被”字句且使用频率远低于英语,导致学生误用主动语态替代被动结构(如“The book gave me by my teacher”),此类错误占误选类(SEL)的约 20%,反映母语概念迁移对句法加工的深层干扰。

2. 语内迁移(Intralingual Transfer): 规则泛化与简化主导

学习者在学习目的语时会出现语法规则误用,这类错误是由于学习者不清楚语法规则导致的。汉语教学很少会把语法知识拿到课堂上单独讲解,中国的学习者即使不学习任何语法规则也能流畅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因此,以汉语为母语的刚学英语时不适应英语复杂繁琐的规则,经常把一个语法规则误用到另一个语法上。学习者过度应用已习得的英语规则,导致误加(ADD, 18.8%)和部分误选(SEL)错误。

规则动词形态的过度泛化: 过去式 ed 向不规则动词错误扩展(如“He goed home”, “I eated apple”),占误加错误的 67.7% (n = 65), 印证 Dulay & Burt (1974)提出的“规则优先泛化”假说。初二学生将规则动词变化视为默认模式,忽视不规则形式的记忆负载。

助动词后冗余添加屈折标记(如“She doesn't plays games”),源于对否定结构中动词形式还原规则的内化不足。

时态系统的规则简化: 现在完成时(have/has done)被简化为“过去事件标记”,忽略其“现在相关性”语义,导致与一般过去时混淆(如“I have visited Beijing last year”)。此类误选占时态错误的约 40%,反映学习者对时态功能差异的认知模糊。构式语法认为,现在完成时构式(SUBJ have/has V-ed)与特定的语用功能(如经历、持续)紧密关联,学生未能建立起这种形式-功能的稳固映射。

3. 教学诱导因素(Induced by Instruction): 输入与训练偏差

教材编排与课堂实践中的薄弱环节加剧了特定错误:

时态教学重心偏移: 人教版教材八年级下册虽引入现在完成时,但练习设计偏重结构操练,缺乏真实语境中与一般过去时的功能对比(如“since + 时间段” vs “yesterday”),导致学生机械套用完成式。

非谓动词训练不足: 教材中动名词/不定式补语结构(如 enjoy doing, want to do)呈现分散,未突出及物动词的补语规则差异,加之汉语连动式(“喜欢游泳”)负迁移,引发 enjoy to swim 类误选(占非谓语错误的约 80%)。

被动语态输入频率低: 八年级下册被动语态仅占语法项目的 12%,且多集中于科技说明文,学生叙事写作中缺乏被动结构产出机会,导致语态误用率高。语料库驱动的教学法(梁茂成, 2019)强调通过高频真实语料输入强化特定结构的形意联结,现有教材在此方面存在不足。

母语迁移是形态标记遗漏(OMI)的基础性动因,而语内泛化主导了形态误加(ADD)及时态误选(SEL);教学因素则通过输入不均衡和训练缺失放大特定错误(如非谓语误选)。初二学生正处于规则归纳敏感期,当教学未及时澄清英汉差异(如时态标记必要性)或强化复杂规则(如完成时语义限制),母语加工策略(省略形态)与语内简化策略(泛化规则)便成为“认知捷径”,最终在写作中固化为高频错误。

4.5. 核心发现概述

本研究系统揭示,初二学生英语写作中的动词误用构成其语法错误的主体,集中表现为由汉语类型特征引发的形态标记系统性缺失(尤其一般过去时与第三人称单数-s 的强制性屈折省略)和因规则内化不

全导致的时态混淆(突出体现在现在完成时与一般过去时的功能误判),二者共同映射出中介语动词系统的核心矛盾:深层机制呈现“双轨驱动”模式——母语负迁移(汉语孤立语无形态屈折)是形态遗漏的基础动因,语内规则过度泛化/简化(如规则动词-ed 向不规则形式扩展、完成时语义简化)主导形式误加与时态误选,而教材输入偏差与训练不足(如时态功能对比缺失、非谓语规则输入薄弱)进一步强化了非谓语动词误选与被动语态回避等复杂结构错误,最终凸显该学段学习者“形态敏感度低”与“规则内化不完善”并存的阶段性发展特征,为精准教学干预提供了关键切入点。

5. 讨论与教学启示

5.1. 研究发现与错误分析理论的对话

本研究发现初二学生写作中动词误用以形态标记系统性缺失(42.0%)和时态混淆(34.8%)为核心特征,深度印证了错误分析理论的经典论断:汉语作为孤立语的类型特征引发母语负迁移,导致过去时与三单-s 的强制性屈折被系统性省略,呼应了 Corder (1974)对语际迁移主导早期习得的论述;而规则动词-ed 向不规则形式泛化及助动词后冗余添加屈折标记等高发误加错误(18.8%),则凸显了语内规则过度泛化的阶段性特征,契合 Dulay & Burt (1974)的规则假设理论。本研究通过“偏误-失误”甄别,进一步确认了这些高频错误多为反映知识缺陷的“偏误”,而非偶然“失误”,增强了错误分析的解释力。尤为重要的是,初二中介语动词系统呈现“形态敏感度低”与“规则内化不完善”并存的双轨困境,这一动态特征揭示了学习者在规则归纳敏感期面临的认知挑战,同时暴露了教学干预缺位对迁移效应的强化作用——教材中时态功能对比的缺失(如完成时与过去时)及被动语态输入的不足,客观上放大了母语迁移与语内泛化的交互影响。引入构式语法视角,可以将这些错误部分理解为特定动词-构式配对(如 enjoy + V-ing)未能充分固化,或对构式整体语义(如完成时构式的“现在相关性”)理解不足所致,为错误分析提供了更丰富的认知解读。

5.2. 对初中英语动词教学的启示

针对形态标记遗漏(尤以过去时 27.5%、三单-s 23.2%为甚)及时态混淆(完成时误选 17.0%),教学需立足英汉类型差异实施精准干预:在显性对比层面,通过汉英句子并置(如“他每天打球”vs “He plays ball daily”)强化英语屈折标记的强制性认知;可利用语料库工具,呈现本研究中学生的高频错误例句与标准语料中的正确例句进行对比,实施语料库驱动的反拨教学。在高频难点突破层面,设计分层训练任务——如“动词变形闪电战”(限时转换 play→played)提升形态敏感度,创设时间轴情境(“I visited Beijing (去年)”vs “I have visited Beijing (此生经历)”)辨析时态功能;融入构式理念,将高频动词(如 enjoy, finish, want)与其典型补语构式(V + ing, to V)作为整体“构式块”进行教学和操练。在三维能力整合层面,将写作任务作为载体,在叙事文(如《My Weekend》)中强制过去时准确产出,在说明文(如《How She Learns》)中聚焦三单主语核查,并引导学生分析本研究语料库中的典型误例(如 S05 “I have seen him yesterday”),促进“形式-意义-使用”的深度联结。

5.3. 对初中英语写作反馈的建议

写作反馈应依据错误性质与频率实施分级干预:对系统性偏误(如三单-s 遗漏、过去时缺失),采用显性纠正结合规则讲解(如划线标注 “She go” 并批注 “第三人称单数需加-s: goes”);对局部规则泛化(如误加-ed),通过重述引导(如将 “He goed” 改写为 “He went?”)激发自我修正;对复杂结构误用(如被动语态回避),提供范式范例(如将 “The book gave me” 修正为 “was given”)。反馈过程需践行三项原则:建设性(提供修改方案而非仅标错误)、选择性(优先处理时态与形态错误)、过程化(在草稿阶段嵌入含时态/

语态/主谓一致的动词核查表),从而优化《课标》(2022)倡导的“关注形式”(Focus on Form)机制。教师可建立班级常见动词错误语料库,使反馈更具针对性和累积效应。

5.4. 对学习者的建议

引导学生从被动纠错转向主动防御:建立个人动词误用档案,将高频错误(如三单-s 遗漏)制成双面纠错卡(正面错句“*She like reading*”,背面正解“*likes*”);实践英汉结构对比分析法,体察“他跑步”无需变形而“*He runs*”必需屈折的本质差异;鼓励学生使用在线语料库(如 COCA 子库或中国学习者语料库)查询高频动词的典型搭配和用法,培养语料库意识。逐步培育对形式准确性的元认知监控能力,最终达成语法知识向写作能力的有效转化。

6. 结论

6.1. 研究主要发现回顾

本研究通过系统分析多校初二学生写作语料,揭示动词误用构成其语法错误的主体(占比 56.8%),核心表现为形态标记的系统性缺失与时态范畴的功能性混淆两大矛盾:前者集中体现为一般过去时标记(27.5%)与第三人称单数-s(23.2%)的强制性屈折省略,深刻反映汉语作为孤立语缺乏形态变化的类型差异所引发的母语负迁移;后者突出展现在现在完成时与一般过去时的高频混淆(17.0%),暴露学习者对时态语义功能的认知模糊及规则内化不全。深层成因呈现“双轨驱动”模式——语际迁移(汉语无屈折特征)是形态遗漏的基础动因,语内泛化(规则动词-ed 向不规则形式扩展)主导形式误加,而教材输入偏差(如被动语态仅占 12%)与训练不足(非谓语规则缺位)进一步强化了复杂结构错误,最终刻画了初二学段中介语动词系统“形态敏感度低”与“规则内化不完善”并存的阶段性发展特征。

6.2.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三方面局限需审慎考量:其一,尽管样本扩大至四所不同层次学校共 150 篇作文,提升了多样性,但结论推广仍需警惕更广泛地域与校际差异的潜在影响;其二,语料限于限时写作任务,未能捕捉口语互动中动词误用的动态特征,限制了错误成因的全景解读;其三,溯因分析虽结合语境对比、理论框架及“偏误-失误”甄别,但对教学因素(如教师反馈模式)的推断仍依赖间接证据,未来需通过课堂观察与教师访谈获取三角验证。

6.3. 未来研究展望

后续研究可沿三向度深化探索:在样本维度,扩大至不同区域、多年段(如初一至初三追踪),揭示动词习得的动态发展轨迹;在语料类型上,整合口语产出与写作语料,对比分析模态差异对动词形式准确性的影响;在应用路径中,基于本研究发现的高频错误(如过去时缺失、完成时混淆)设计针对性教学干预实验(如结合构式语法理念的显性对比训练+语料库辅助的三维写作任务),实证检验纠错策略对中介语发展的促进效能,为初中英语动词教学提供循证支持。

参考文献

- [1] Dulay, H.C., Burt, M.K. and Krashen, S.D. (1982) *Language Tw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 郑新民. 中学英语写作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J]. 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 2020, 43(5): 1-6.
- [3] Ellis, R. (2015)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4] 蔡金亭. 中国学生英语过渡语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
- [5] Corder, S.P. (1974) *Error Analysis*. In: Allen, J.P.B. and Corder, S.P., Eds., *The Edinburgh Course in Applied Linguis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2-154.

- [6] Goldberg, A.E. (2006)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9268511.001.0001>
- [7] Tyler, A. (2012)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oretical Basics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876039>
- [8] James, C. (2013) *Errors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Use: Exploring Error Analysis*. Routledge.
- [9] Ferris, D.R. (2002) *Treatment of Error in Second Language Student Writing*.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 [11] Dulay, H.C. and Burt, M.K. (1974) Natural Sequences in Chil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anguage Learning*, **24**, 37-53. <https://doi.org/10.1111/j.1467-1770.1974.tb00234.x>
- [12] Odlin, T. (2020)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Chappelle, C.A., Ed., *The Encyclopedia of Applied Linguistics*, John Wiley & Sons Inc., 1-18. <https://doi.org/10.1002/9781405198431.wbeal0292.pub2>
- [13] Ellis, N.C. and Ferreira-Junior, F. (2009) Construction Learning as a Function of Frequency, Frequency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3**, 370-385. <https://doi.org/10.1111/j.1540-4781.2009.00896.x>
- [14] 王立非. 二语写作中的动词论元结构习得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6, 48(4): 586-599.
- [15] 高彩凤. 高中生英语非谓语句使用错误分析及教学对策[J]. 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 2017, 40(9): 23-28.
- [16] 梁茂成. 语料库语言学与外语教学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9.
- [17] 文秋芳. 输出驱动假设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思考与建议[J]. 外语界, 2013(6): 14-22.
- [18] 曹静, 项蕴华. 英语专业学生作文中的搭配错误分析[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20, 36(6): 98-101.